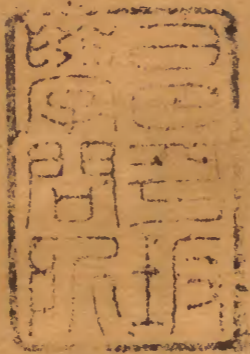


宋朝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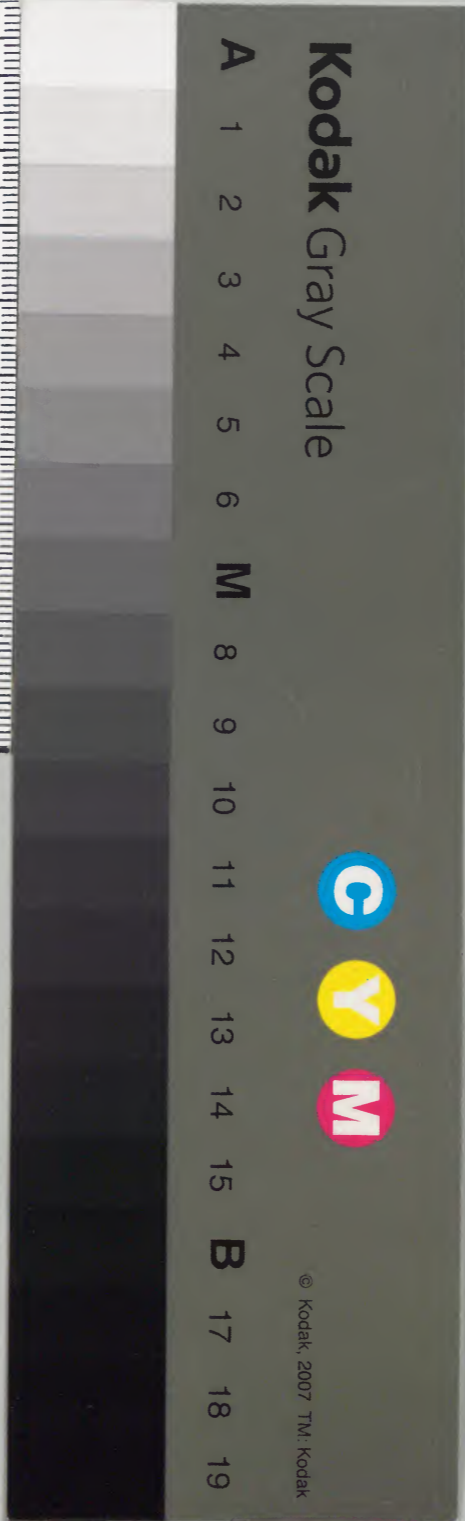
十六



漢書門			
九	一	九	
一	〇	九	
八	二	四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九	漢
一	書
〇	
九	
八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98
冊數	8 (6)
函號	294 25



宗朝事實卷十五

宋 李

淺草書庫

籍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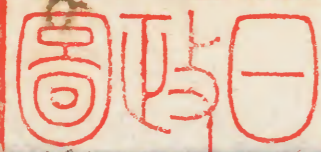
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謂宰臣曰朕觀古之興王皆重農
桑以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籍田庶驅天下游食之民
盡歸南畝宰臣賀曰陛下親發德音躬耕以勸天下之
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備位宰輔不勝慶幸乃奉詔曰
庶政之本蓋先于農五禮之經莫重于祭所以敦化阜
裕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茲道朕祇若靈命臨拊萬

裕昭

宗朝事實

卷十五

籍田



方守積累之洪基荷清寧之大德然賴母儀訓助衡宰一費振勳校

輔成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職是致九圍靜謐百姓康熙內惟涼薄之姿敢怠寅威之戒園丘告類雖屢展于國容于畝躬耕尚闕修于古制念太宗在御之日行東郊執耒之儀憲度具存典章咸備今欲述先烈循祖考前規申命攸司因時薦事恭惟皇太后恢宣聖範保佑沖人于茲十年克成丕業亦未嘗親詣太室祇薦嘉羞伸昭事之誠答眷懷之祉復以歲時大順宮寢肇新元歷載更休祥沓應顧茲禘禮可舉而行朕則躬稼

穡之艱難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則謝祖宗之貺祐精意以告虔信有合于經彝庶永光于簡冊爰伸誕告用示先期朕以來年二月內擇日行藉田之禮兼皇太后自垂簾聽政以來未曾恭謝宗廟朕已稟奉慈旨于藉田前請皇太后恭謝宗廟其來年冬至更不行藉田之禮所有合行諸般恩賞竝特就藉田恭謝宗廟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廟親享七室禮成還宮宋史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製太廟上御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此書所載稍略天安殿發冊土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仁慈

天月... 卷五... 二

保壽皇太后禮畢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齋于朝堂
 丙午宿齋于東郊日旁有黃雲如龍鳳丁未祀神農氏
 于壇乃就耕位執耜行藉田之禮禮儀使張士遜奏三
 推而止上曰朕將耕終于畝以勸天下之力農士遜固
 請乃耕十二步而止宗耕十二步事此可補其闕御
 親耕壇公卿以下執耒藉田令奉種蒞之種司農卿受
 而灑之率屬以終其事還御正陽門下制曰朕欽承皇
 統遵奉母儀底定萬邦勤勞一紀陽郊嚴配既屢展于
 孝思儲駕躬耕尚未遵于祖則是用秩開元之遺事述

端拱之舊章恭祀農壇親臨帝藉復慈闈之憲古款清
 廟以謝成圭瓚告虔鞏珩從獻樂崇九奏禮備三犧嘉
 夷夏之駿奔感神靈之降格威儀卒獲福祿來同可大
 赦天下云云宣制畢百官稱賀上御天安殿攝太尉呂
 夷簡等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財用
 仁宗寶元二年陝西用兵輔臣議節浮費有議減百官
 及軍班等俸賜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輿服御至于宮
 掖奢侈奇巧無名之費不急之用爾國家當擇人以任

職至于俸賜自有定制何用紛紛裁減以駭中外乎可
下詔申諭之六月壬戌詔曰朕猥率鴻業深惟永圖恭
己愛人勵精求治欲素樸形于天下風化始于朝廷專
命近臣議去浮華爰自乘輿之所御以至宮掖之所須
盡屏紛華一敦簡儉若夫設官置吏分總事聯經武制
軍參處營衛惟其廩稍之給具載等差之常務從定規
無或過議其文武百官及軍班等俸賜宜令詳定所不
得輒行裁減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逐

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
弱病疾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六
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積量諸
縣大小而均給之六月詔諸路轉運司鄰路鄰州災傷
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
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猶同盟之
國有救患分災之義也凡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
宋大水昭公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然則皆外災也所
以書者是亦承告之辭而患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

十八年滅孫辰告糴于齊魯記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舒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貶絕之也戰國之世王道不絕如綫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矣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視流離又

甚于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

詔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詔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卽寶勝壽聖禪院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歲出內藏錢五千貫給之

始益州豪民十餘萬戶連保作交子每年與官中出夏秋倉盤量人夫及出修糜棗堰丁夫物料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

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爲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無遠近行用動及萬百貫街市交易如將交子要取見錢每貫割落三十文爲利每歲絲蠶米麥將熟又印交子一兩番捷如鑄錢收買蓄積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亦有詐僞者興行詞訟不少或人戶衆來要錢聚頭取索印關閉門戶不出以至聚衆爭鬧官爲差官攔約每一貫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貧民知府事諫議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誘勸交子戶王昌懿等令收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直至今年春方始

支還人上錢了當其餘外縣有交子戶並皆訴納將印卓毀棄訖乞下益州今後民間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鋪奉聖旨令轉運使張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奪奏稱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卽難以攜持自來交子之法久爲民便今街市並無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歸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係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別置一務選差專副曹司揀摺子逐日侵早入務委本州同判專一提轄其交子一依自來百姓出給者

闊狹大小偽使本州銅印印記若民間偽造許人陳告
交小錢五百貫犯人決訖配銅錢界奉敕令梓路提刑
王繼明與薛出張若谷同定奪聞奏稱自住交子後來
市肆經營買賣寥索今若廢私交子官中置造甚為穩
便仍乞鑄益州交子務銅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務行
使仍使益州觀察使印記仍起置簿歷逐道交子上書
出錢數自一貫至十貫文合用印過上簿封押逐旋納
監官處收掌候有人戶將到見錢不拘大小鐵錢依例
準折交納置庫收鎖據合同字號給付人戶取便行使

每小鐵錢一貫文依例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納交子
逐旋毀抹合同簿歷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
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書旋一週年共書放第二
界三百八十八萬四千六百貫景祐三年置監官二員
輪宿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況奏自天聖元年
薛田孳劃興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講求利害乞
行廢罷然以行用既久卒難改更兼自秦州兩次借卻
交子六十萬貫竝無見錢椿管只是虛行刷印發往秦
州入中糧草今來散在民間轉用艱阻已是壞卻元法

為弊至深轉運司雖收積餘錢撥還更五七年未得了當卻勒第十三界書造交子兌換行用憑虛無信一至于此乞今後更不許秦州借支奉聖旨依奏熙寧元年轉運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內紐定六分書造一貫文四分書造五百文重輕相權易為流轉奉聖旨依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序曰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攷按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

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于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攷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

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于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于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蓄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

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于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拯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

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于三司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于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

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于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于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

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饋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椿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覽觀焉

蘇轍民賦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于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嘆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鄉鄰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于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馭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

于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于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

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于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

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田少而稅多富者利于避役則田多而稅少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

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于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擾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萬餘歲得錢數百萬緡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

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于反掌至于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

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于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于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攷焉

及制以及五代之亂太初

民受

昔祖之滌緜奉承輿未唱道盡而天下之民快于文
鴉盡去甲青苗以餅至干必去舉蓋畢之中卦更月

宋朝事實卷十六

宋

李

攸

撰

兵刑

自唐天寶後歷肅代藩鎮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太祖
卽位罷藩鎮權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年生民受
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卽時聽命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臣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杜法
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且人命之至重姑
息藩鎮當若是耶令諸州決大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

覆視之奏案自此始謂太祖嘗讀虞書嘆曰堯舜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于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

五代時鼎澧辰沅邵陽五州之境

江少虞事實類苑作武陵辰澧邵陽為

五州宋史作辰錦溪巫敘為五州與此互異

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

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迫辰沅二州

宋史作辰沅

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

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

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畏伏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之事付之再雄起蠻酋除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感激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猱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諭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感恩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乃成宋史作王允成為本州推官

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延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安由神機駕用一再雄而已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如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謐寧正當力

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上嘗御便坐錄京城繫囚至日盱近臣或以勞苦過甚爲言上曰不然倘惠及無辜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爲治人如受任外官悉能盡公決斷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渡鳳集臣下爲政尙能致茲感應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朱琪曰天下

治亂繫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勞致治陰陽和順寰

海寧謐每日前殿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觀古史究歷

代興亡善惡之事以法古成憲上資神聖中外幸甚宋

史刑法志太宗親錄繫囚至日肝近臣或諫勞苦過甚

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朕深以為適因謂宰相

云云與此條大略相同繫于雍熙二年十月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

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行也案下文書

上自必繫年為二年契丹入邊邊將言文安大成二縣

傳寫者脫去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中使誅之既行謂之

曰此奏尚有疑得無所部召之耶當詳而後決使至訊

之果乾寧軍令部送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上之

明察如此

上謂侍臣曰法律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

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新案多不識治體

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法官止閱案定刑

事之虛實不可改也當在精擇知州通判庶知清獄訟

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上然之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貨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

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得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

上親錄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爲君勤政卽得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恤國事惟務畋遊動經旬浹月每出大傷苗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弘曰莊宗兼惑

于音律縱酒伶官典郡者數人上曰大凡君人以節儉爲本仁恕爲念朕在南衙時亦嘗留意音律今來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鹽湯代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殺飛走真誥所不許朕嘗以此爲戒

李繼隆討夏寇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使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陳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運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

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退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尙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爾者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爾尙留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

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若水由是知名天下

真宗卽位首下詔求言上謂近臣曰朕樂聞朝廷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僚章奏多是自陳政績過行鞭扑以取

幹辦之名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斯爲善矣豈可慘虐刻薄邀爲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輩真酷吏也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忘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曰清遠失守將相不才也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真宗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其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復誰敢有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仁宗天聖七年十月詔諸軍班典賣官所給軍號法物以違制論自餘以不應爲從重科之先是樞密院言御馬直于榮鬻自製紫衫而開封府以軍號法物定罪請下法官議而審刑院言捧日天武拱聖驍騎寧朔龍猛神勇飛猛宣武虎翼衛聖服緋紬衫渤海神衛捧節牀子弩雄武飛山服紫紬衫吐渾員寮直龍衛雲騎武騎龍衛帶甲剩員紫紬衫又皆有緋小綾卓畫帶甲背子一以上爲軍號殿前諸班直馬軍諸班殿前左右班內殿直散員散指揮金鎗東西班鈞容直皆服錦襖背子

給塗金銀束帶銀鞞勒謂之儀注御龍直服錦襖背子
卓羅真珠頭巾塗金銀帶以上為法物犯者亦以軍號
論今于榮鬻自製紫衫難從軍號法物定罪也故降是
詔

平廣西蠻賊歐希範 歐希範環州思恩縣人嘗舉進
士試景祐五年應募從官軍擊安化州叛蠻既而詣登
聞求錄用宋史作擊登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己言其
妄要賞朝廷遂編管全州未幾輒遁歸其族百餘人謀
為亂殺馮伸己而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為大唐國因

問術士石太清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也乃殺牛建壇
場祭天神推白崖山酋蒙趕為帝叔歐正辭為奉天開
基建國桂王慶歷四年正月十三日遂領眾二千餘人
破環州劫州印以環州為武成軍又破鎮寧州及普義
寨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卻之獲偽將崖盈譚
護二人希範遂入保荔波洞間出拒官軍明年轉運使
杜杞大領兵至環州使攝官歐曄進士曾子華宜州押
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陀花酒中
既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皆推于後廡下盡擒殺之後

三日得希範等十數人剖其腹繪五臟圖仍臨之以賜諸溪洞殿中侍御史梅摯等言廣州轉運使杜杞誘降人歐希範等六百餘人悉于會上殺之失朝廷所以推信遠人之意宜劾罪以聞上爲賜書申戒之廣西捉殺歐希範兵官禮賓使陳拱等四十三人並行賞有差慶歷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尙書虞部員外郎杜杞名家子好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杞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

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杞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杞見便殿所對合意卽除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杞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洞說其酋豪杞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洞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杞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猩而吾兵以苦暑難

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
不足以制又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
幸勝然蠻特敗而來爾豈真降者耶啖之以利後必復
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
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
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
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賜諸溪
洞于是叛蠻無噍類而杞威震南海言事者論杞殺降
爲國失信于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杞賜以金帛

杞卽上書引咎

仁宗平保州雲翼叛軍 慶歷四年八月壬寅降敕榜
招安保州叛軍又詔保州兵亂本路見領兵甲捉殺慮
恐北界緣邊人戶驚疑可令知雄州王德基牒報之蔡
襄言保州兵士閉城爲亂殺黨中懦兵十餘人指爲首
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臣修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
州王杲引兵隨招榜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切以天
下內外之兵百有餘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
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于四

方明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意官司有觸事畏忌之勢則
 姦何憚而不爲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便
 于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爲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
 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以中國爲夷狄所輕者本由朝廷
 威令不行今以勁兵入城誅一二千叛卒以絕天下禍
 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見窺乎況事機
 不可失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丙辰田況言保州緣
 邊人戶多煽言軍賊作亂將引契丹軍馬入界以臣所
 料必有姦人固欲搖動邊民乞下沿邊安撫使密令緝

捕法外施行從之又言保州累有人縋城不得其造逆
 不肯開城門軍士雲翼左第九指揮一十一人招收第
 三指揮一十一人第四指揮一十人姓名已令用牀子
 弩射箭射入城中告示韋貴若能設畫擒戮得叛人則
 當優遷官資如軍中人能自相殺併一人以上並與軍
 員高排三兩人則不次擢之丁巳命內侍武繼隆齎赦
 敕赴保州招安令田況李昭亮劉渙楊懷敏相度如已
 開門卽更不以赦敕示之初河北自五代以來保州廣
 信安肅別領兵萬人爲三部號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

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使二人使鄰道相為援太祖嘗用此兵有功因詔每出巡別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出巡惟巡檢司所領得給為不均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乃建議于都轉運使張盪之請領所部兵更其出入季一出巡出則別給錢糧餘悉罷之至是巡檢司雲翼等軍悉揚言為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不自安乃悉令納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舉射弓賭酒而于眾辱之貴憑酒慢言曰徒能以減削軍糧為己功因激其眾八月五日給軍衣眾遂劫持兵入衙門待

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挈家至與待舉列敵兵守關城率神衛招收兵卻入東門以拒亂既而轉鬪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下城繼宗墮城死待舉藏鹿角中為亂卒所害眾怒待舉甚揭其首于是又疑走馬承受公事劉崇古言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據城以叛賊尋既降盪之等又降知定州案前有知定州王杲傳寫時去張盪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

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懸其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為主不從則以槍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齊監押韋貴貴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眾許之遂立貴為主貴稍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眾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之況遣人于城下遙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

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授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詞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于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即日開門大軍入收一指揮坑之餘皆勿問加閣門祇候此即指

殿直者佚其姓名

保州城未下時有中貴人張懷敏與張盪之不協在軍中密奏賊云得張盪之首我即降願賜盪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即軍中斬盪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者為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盪之落職知虢州宋史不載富弼諫止斬張盪之事此可補其闕平貝州妖賊王則慶歷七年十二月河北安撫使知

北京賈昌朝奏十一月二十八日貝州宣毅軍大將王則據城叛則本涿州人以饑饉流亡至貝州始去涿時母與之別刺福字于其背以為記恩冀之俗多尚妖術貝州以平王則改為恩州此云恩冀已從改後之名後因習妖法謀為亂遂言背有福字自然隱起以惑眾眾頗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為之主謀會冬至知州張得一與官屬俱謁聖祖于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保繞捷營賊焚營門執得一囚之兵馬監押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門閉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屬

縋城出保南城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不得殺之遂縱獄囚囚有憾司理王獎者遂殺獎旣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浹皆被害則僭號東平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廢庫皆立號改元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置破趙得聖等軍百姓年十二以上並刺爲軍所用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上置四總管各主一方又列其徒爲知州然縋城下者日衆于是令守者五人爲保一人縋則四人悉斬之貝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

順自城中爲書射出約爲內應夜以索引官軍數百入上城焚敵棚賊率衆拒文慶等與官軍復自城而下功雖不就上曰文慶等能嚮順可嘉也悉錄以官三班奉職馬遂爲北京指揮使則叛遂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自効昌朝因使持招降榜入城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不答時知州事張得一侍側遂目之不應乃起投杯于地扼則喉擊之流血左右無助者賊黨至斷其一臂殺之將死猶罵賊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上聞歎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仍賜

冠帔官其五子及賊平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上使其子剖心而祭之則始與妖黨謀以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橋相應爲亂會其黨潘方淨者以書謁留守賈昌朝昌朝執之故未及期而發所習妖書有五龍經濟淚經始則之叛也上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爲端明殿學士河北體量安撫使節制討賊旣屢攻未克上憂賊熾亟召高陽關總管王信問貝州事且戒信曰凡軍營在關城內與賊爲亂者家屬悉羈管之餘非是作亂者常加曉諭勿使之憂疑也又曰城中軍民來投者毋得枉有殺戮

以來功賞使諭河北安撫使賈昌朝與言亟示之以約束違者以軍法從事上又曰城下要害處旣多設寨柵以防奔衝卽陰晦雨雪賊乘夜突出以害吾主將不可無備軍中盛寒凡係官材植及河防物料權許就取爲薪上之憂恤軍民如此一日得賈昌朝奏貝州事憂形于色悵然曰相公樞密日上殿來無一人與國家了事者何益彥博早朝忼慨請行以破賊自任上大嘉旣而左右贊曰官家無憂貝加文則敗矣上益喜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

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戊寅詔文彥博以便宜從事仍以將作監主簿鞫真卿試將作監主簿成偉進士李景元掌機宜文字其明鎬所辟官吏並仍舊彥博行上燕餞賜賚榮盛傾一時乙酉降空名敕告宣敕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功是時明鎬功垂成將士知上委任彥博隆重人百其勇待彥博之來以自効上亦曰彥博必生擒此賊矣至未踰月閏正月辛丑彥博等遣承受公事李繼和來告貝州平總管王信生捕獲王則則自反至敗凡六十六日凱旋戊

申以彥博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曰膺重任者必屬許國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賢之賞其有早毗大政夙負偉材自奮臨戎之行遂成盪寇之略宜揚顯命以告治廷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輕騎都尉平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文彥博器業異倫智謀適用有彊明果斷之才而濟之以溫裕有周通敏洽之識而輔之以端方自班近途寢發賢蘊向以預政之地深念擇人之難采西南之治聲陪左右之機論屬兇徒構孽孤壘偷生巢幕之勢雖危

拒轍之狂尙肆始定恢于勝策往卽殄夫妖氛賞而緩
功庸何以勸宜升台席之貴更陟中臺之華兼書殿之
美資衍轅田之真賦褒功馭賞併示優崇於戲舍爵策
勳已奉謀于太室代天理化終濟治于王家其懋迺猷
用祇攸訓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禮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進封開國公
加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上顧彥博
曰卿朕之裴度也彥博歸功于明鎬讓位久之上屢詔
不允詔以鎬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遂除參知政事以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費振勳校

王信爲感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日餘兵官各以功次遷
京朝官及選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
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
二等二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
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王則檻送京
師乙丑剛則于都市誅西上閣門使知貝州張得一于
麗景門外得一太子太師者之少子也視事八日而遇
亂匿營中爲賊所得置其家屬于州解之西廳日爲具
飲食初賊取州二印猶語曰用訖卻見還後每見必呼

宋明事實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則曰大王先揖而後坐坐必東向又爲則僭排儀衛以故得不害既誅而兄弟悉降黜妻子論如律

閏正月初五日降曲赦其文曰門下朕纂承寶緒導發化源思固本之在民每敦仁而修政仰遵先訓罔拂大猷刑審厥中處之以明決信孚無外示之以懷柔惟寧雖底于萬邦失所每矜于一物近以貝丘舊壤孽豎爲妖嘯聚郡城稽誅旬朔眷茲境土不無殘傷當興師之勦除且有衆之蹂踐而又枕戈衽甲暴露于夙宵輓粟飛芻疲勞于道路暨列盪平之效宜推優獎之恩念彼

封疆並均渥澤可曲赦河北諸州軍云云於戲天道助順固逆亂之無萌君德好生惟寬仁之可尙恩威並及善惡用分布告羣倫當體朕意

王則挾妖法爲亂既敗州郡大索妖黨被繫者不可勝數仁宗聞之歎曰如此得無濫及良民乎命有司寬其禁諸傳習妖法非情涉不順者毋得過有追捕

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兩府參政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節制諸將時樞密使夏竦惡明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

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知其如此卽受命乞以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以獻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門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道以入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下不之見也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悉登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以槍刺牛牛卻走賊遂潰王則張巒下吉與其黨突圍

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戴花幘頭軍士爭趨之部署王信恐其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吉皆死于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賊于北京夏竦尙忌其功建言恐非真乞令檻車送京師董秀劉炳皆除內殿崇班王則之叛宋史附具始末于明鎬傳後而下文彥博傳僅云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旬日賊潰監則送京師又攷東都事略李燾張編亦記之甚簡如董秀劉炳楊遂皆其時出死力以破賊者不一著其姓名惟此書所載詳備足補其闕平廣南蠻賊儂智高 皇祐四年四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橫山寨五月破邕州又入橫州貴州龔州

藤州梧州康州端州昭州圍廣州廣源州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首領互相劫掠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遂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阯竊據而廣源等州多服役之州在邕管西南鬱江之源其地巖險峭深產黃金丹砂俗尚椎髻左衽善戰鬥輕死好亂初知儂猶州儂全福殺其弟知萬涯州存祿及其妻之弟知武勒州儂當道而併有其地交阯怒興兵虜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而其妻阿儂遂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

因冒儂姓與其母奔雷火洞久之復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歷國阿儂偽稱皇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攻陷城邑皆其謀也交阯復伐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文火雷火頻婆四洞又以思浪州附之居四年智高內怨交阯攻安德州據之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原註一本云自稱其巢為天南大理國各其年為天瑞又曰啓歷皇祐元年寇邕州明年廣西轉運使蕭固遣邕州指揮使元贊往候之而贊擅發兵攻智高為其所執且問中國虛實贊頗為陳大略說智高內屬由是遣贊還并奉

表願歲貢方物許之遂齎金函書請獻金銀朱砂知邕州陳拱以其事上聞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爲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弊衣易米給言本洞饑部落離散拱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主否則死于兵刃之下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橫山寨破之又破邕州自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歷赦境內黃師宓以下皆

稱中國官名相繼破沿江九郡貴橫龔潯藤梧封康端所至殺官吏焚府庫進圍廣州知英州蘇誠宋史作蘇絨屯兵邊渡村扼其歸路番禺令蕭注募土丁具戰艦賊少懼會張忠自京師至不介馬戰于白田死之賊圍廣州凡五十三日宋史作五十七日又再戰于皇渡村七月壬戌由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而去攻賀州不克殺蔣偕于太平場破昭州殺王正倫于館門驛復據邕州十二月壬申又敗陳曉于金城驛陳曉宋史作陳曙此書避英宗諱改曙爲曉自智高初叛上擢狄青宣徽南院使充京湖南北路宣撫使提

舉廣南經制賊盜事降空名宣頭一百道付青以備賞
功明年正月日會兵于賓州責斬廣西兵馬鈐轄崇儀
使陳曉及左班殿直袁用等三十二人于賓州初曉遇
智高于金城驛令東頭供奉官王永吉將宜州勇敢兵
五百爲先鋒輕而失利曉又素無威令既遇賊士卒猶
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前曉既先受青節制令不得輕
進恐青至成功故徼倖一戰以至覆軍爲青所斬軍中
股栗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賊謀者既去詰旦遂行至歸
仁鋪遇賊迎戰前鋒少卻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

旗幟麾左右蕃落騎馳出賊後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
傷創重者三千三百獲賊謀主黃師宓儂志忠等五十
七人牛馬器用數萬得賊所擄士女三千餘人招復丁
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萬均給戰士仍築京觀
以志功露布曰臣青言臣出身行伍備位要樞屬嶺表
之虔劉致聖情之宵旰董師而出承命不遑受鈇鉞之
初皆親稟于睿算當矢石之際則全仗于天威石投卵
以何虛竹迎刃而自解臣戊辰自連州整兵甲戌至潯
州遇寇蕩平小蠢若躡無人度越重江始逢大敵戊寅

儂賊領烏合之衆帥蟻附之徒親統全軍結爲一陣輕兵搏我驕氣凌人臣堅壁不爭張翼而待候其銳鋒稍挫剛氣微衰奮驍勇而斬將舉旗侮敗亡則追奔逐北自旦至暝殺獲無餘旣梟兇獍之俘囚遂舉甌城之降附民歸慈母氣廓遐陬元兇已繫于檻牢餘黨合尸諸市肆伏念濱潯之地脅從者皆是吾民僭偽之中緣坐者不無非罪今則重輕差罰首級書功績遣使臣別具敷奏謹先具露布馳驛以聞云云初廣南謠言農家種_惟家收至是爲青所破如謠言云是時朝廷以承平之

久嶺外州縣類不爲備官吏狃以爲常故寇至如入無人之境前後遣將又不得人以至暴踐一方幾一年云二月班師詔加青檢校太尉河中尹召爲樞密使賜城南第一區青始受命討賊卽言于上曰官軍征蠻數敗走士氣不振請選馬步軍及虎翼五指揮嘗經禦邊者以往庶于必勝上悉選精銳而遣之曰此皆吾勁兵累歷戰鬪可用也青果以此敗賊始上以青爲宣撫使付以廣南討賊言者以青武人不可專任以事上以問大臣宰相龐籍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彼視青爲

何者不如不遣乃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既行上謂侍
臣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之親信不
可雖飲食起臥亦宜防竊發乃特使以戒之及捷至上
喜顧左右曰向非委青專制豈能成功如是之速也
二月十三日曲赦廣南門下朕膺穹昊之眷命奉祖宗
之貽謀副億兆心垂三十稔何嘗不博稽教化之大勤
視蒸黎之繁延登雋良採納嘉謨以補治具以迎休風
肆惟宵旰罔或暇逸蠢茲蠻旅敢冒典刑驅馳犬羊越
去溪洞陰窺守禦之間寢生狡狂之謀傷夷我版民剽

盜我州域屬以夏秋屆候潦霧交蒸言涉險艱遂稽平
殄朕託居人上奄宅域中豈朝經之未孚將吏職之不
舉致是方國困于擾攘慮焉及斯嗟亦良甚爰申命于
將鉞俾總臨于師干鼓行而前俘馘殆盡今雖醜類正
罰既伏于天誅尙念編氓何辜久罹于寇虐宜推渙宥
之澤曲示憂勞之懷可曲赦廣南東西路云云於戲綏
寧封疆翦滅凶欲下則賴兵戎之講律上則繫廟社之
垂靈粵予統臨益用祇率眷爾官吏參輸志誠招懷流
亡勸勵種斂亟復饒富永臻治平布告羣倫庶體朕意

先朝... 卷二... 費振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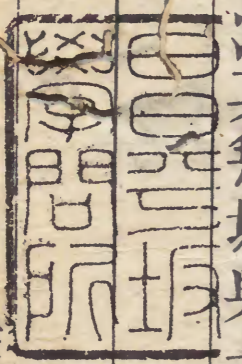
王者施行

上以蠻賊彌年通誅鄰境調發應副亦推恩宥二月十六日降江西湖南德音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員不循燕翼之謀慎固盈成之守內之則詢求文理外之則講練武經冀此蒸民臻于至治屬溪蠻之釁孽園新安文獻志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繹騷生聚薄言問罪爰命行師蕞爾狡兇尋抵擒殄然念江湖之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域犬牙道塗碁錯或護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丁壯凡此調發豈無勞煩茲惟瞻瞻

頗用嗟惻宜推宥典曲示矜懷云云於戲寇盜猖狂既仗翦平之畫生靈瘵弊必資生養之方咨爾庶官體予深意

儂智高入寇廣南東西官吏有棄城而逃者大理將議法上諭輔臣曰官吏不能城守可罪也然朕聞南方無城郭戰具一旦有倉卒之變而責人以死朕不忍也若兵備可以固禦而棄者論如法其無城與兵力不能敵者當未減由是免死者甚眾

大理府志卷之二十一



新當本誠也信然



兵前所以固禦而棄音編收去其無熱與兵仗不銷銷
熱浪輝具一旦育食卒之變而責人以取知不忽出昔
去上備轉日曰官吏不銷熱守何罪也然無聞兩丈懸
對音高入家賣南東西官吏音棄熱而收音大聖報請
意

其原字之遺也靈潔必資心養之方谷爾無官醫
時取空博宜蘇官典出示各對云云分地家盜即升海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significant signs of aging, including yellowing, foxing, and several large, irregular holes or tears, particularly along the left edge and bottom.]

